



07973

誠信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躡躡至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禮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羊祐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戡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

楊氏塾訓

卷之六

聖

事者無虞
無詐之風
何以加此

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一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晋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祐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

羊叔子執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即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幃帳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誅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八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

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罪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

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邪。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父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王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四十五

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唐主乃嘆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尹先生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元城先生問。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

坦然常有餘裕。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八于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積狡之地
惟誠可以
赤之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以种世衡素得屬恙心奏徙
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
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
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侯胡
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北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
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
醒而謂曰我醉此爾向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四七

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恙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
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
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逸者蕃酋來見
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
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殊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于朝召至闕下
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名是
言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此非獨誠
尤吳識處

智高夜遁入大理遲明入城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狄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俄而謀報果非智高。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吳

良諫

馮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室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四九

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縣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

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
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
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
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正道斯
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
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用之
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
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
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
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常弦。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
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
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
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
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
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太弟還道跣相繼陛下雖
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
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
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
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年比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恣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守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楊氏塾訓

卷五

五

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為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又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千穉。鄴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穉。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陸贄曰。臣聞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忒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彭

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東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上見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藉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路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楊氏藝訓

卷之六

十三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

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上以太宗所撰金鏡授之。齡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每正色而讀之。

李德裕言於上曰。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五十四

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拽紫。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寇準自鳳翔召還八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
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
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
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慮既以為可頓即決定

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
四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
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
一賞可奪耶

田錫梗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

楊氏整訓 卷之六 五十五

今且墮
之邱報
笑古人
人不同
如此

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
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
也天何奪之速耶

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蘓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
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

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為多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
文蘓軾稱為講官第一

司馬光以三劄子上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

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
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
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
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
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
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
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
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
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
在是矣。

西山真氏曰。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
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寒將炎。晨興以出。偃
偻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
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
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
戾。偃偻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
粟。懼人畜之踐傷。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
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

真德秀曰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
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
果若息天下之諉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
曰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
其迫蹙。

真德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敗壞之後一
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

元主晚年嗜酒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樽之金口以獻
曰此鉄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元主
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

匡救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者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王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

楊氏塾記

卷五

五八

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必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

由漸而入
乃巨救之
法

秦破

中機會

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材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文定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鞏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文定取於鞏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卿傳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

楊氏 鑿 訓 卷之六

季九

之功也。

范文正公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韓魏公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

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若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王懿敏公素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

楊氏 盤 訓 卷之六

卒

從諫如流
劉安尤人
齊難

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謂宜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晏。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天聖中。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

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夜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

楊氏壘詠 卷之六

卒

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太事記曰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后嘗曰唐武后何如主魯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游慈孝寺欲乘

一時機變
且不備自
難尤人所

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

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郭后廢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楊氏暨訊 卷之六

十一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

王安國至京。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問曰。漢文帝何
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
能立法改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八未央宮。
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
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幾至刑
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叢
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
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
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
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向安

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
帝嘗從容問侯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
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啣之。

蔡忠惠公襄為上所疑。歐文忠曰。蔡襄文字尚在禁
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
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
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
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慮知而發之。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

有嫉忌臣者乃為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與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靜密申辦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諫官陳忠肅公以言及東宮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以臣愚計皇帝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十五

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舍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蘇文忠公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螫龍乎童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

孔明卧龍。豈人君也。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
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公旦曰寇準每事欲効朕
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駉何上意解處曰
然此止是駉耳遂不問

楊氏塾訓卷之六

本五

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也。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孛戮不足為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殮棺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棺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石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譖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為長者。

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耳。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嚴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汰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諸敕。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五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公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諛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廻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楊氏塾訓 卷之十 二十七

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逐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八太皇太后曰輒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時童惇蔡下同肆羅織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對曰二代故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溪然之

大旱詔求直言因鄭俠上流民國夏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雨

用人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克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黎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楊氏壘訊 卷之六

五九

墜馬世克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令於通事舍人秉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玄宗時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八常均永為恒式。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故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今之宰相則徃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學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且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顛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楊氏鑿訓 卷之六

三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垞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垞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或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
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趙普嘗薦其人為某官。太祖不許。又屢奏。太祖大怒。
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嘗有軍校誣訟郭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
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
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敗可自
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
遷其職。太祖從之。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五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
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
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欲官之。
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
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
與京官通判。

仁宗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
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用歐陽修之言也。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

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劄俾條陳其所欲為者

初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降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軍事班宰相上彥博

楊氏 塾訓

卷之六

七

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

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容
本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
各稱職者。以此。

冠萊公擇一人為馬步指揮使。冠萊公方議其事。吏
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薄也。公叱曰。朝廷欲
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扒壞國政者。正
此耳。

仁宗問王懿敏公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
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官

楊氏塾訓 卷之六

三

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撫然有間曰。唯富弼
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
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
於夢小矣。

溫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
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
何以更得淳厚。

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
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

人之法也。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蘓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記注如何韓公曰記注典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楊氏鑑訓

卷之六

七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溪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林館錄分為三等聞人一善必書。

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行於漢魏也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

楊氏塾訓

卷之六

十五



07973

